

# 我为化州方言代言

□杨平

不久前,我拜读了广东化州市文联主席陈兴的一篇《方言的味道》,勾起我八九年前的一段回忆。

“行。您家有什么标志?”我说:“我家门口挂有一块‘化州市戏剧家协会’的招牌。”电话那头说:“好的,我们收拾一下行李,30分钟左右到您家门口。”

不到30分钟,一辆小车和一辆中巴准确地停在我家门口。这时,风更猛,雨更大了。一位年轻人打着雨伞扶我上了车。风雨中,我带着他们沿着西堤直上,到了汇嘉酒店。上楼后,放好行李,我们就立即开始工作。

2015年10月初,第22号台风“彩虹”直扑粤西沿海地区。那天上午10点左右,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,说:“您是杨平同志吗?我是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刘新中,我带领一个学习小组到了化州,住在海利酒店,想请您帮助我们进行调研学习,时间可能要好几天。”听着这陌生的声音,我一时不知如何答复——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找到我,而且,此时天气还非常恶劣。

对方见我犹豫不决,接着说:“我会派小车去接您的,行吗?”我想,暨南大学教师来到化州调研,又有心找到我,我理应配合才行啊,于是说:“我有个建议,海利酒店在河东,离我家六七公里,是否方便换个地方,到河西一家新开张的汇嘉酒店?这里离我家近,又清静,行么?”电话那头很干脆地说:

我介绍说,我的家乡是化州

市同庆镇塘溪村委会罗垌村,村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,倘若以罗垌村作为圆心,半径3到4公里内就有几种语言。东面是吴川浅水,讲吴川话;往南是同庆良一带,讲的是同庆、长岐话;往西是东山江岸、儒教一带,讲的是化州街话;往北,即是讲南盛话,南盛话与高州祥山、茂南区话相近。我讲的可谓是正统的化州话。

看着刘新中教授等人点头微笑的表情,我顿了顿,开始举例说明“正统的化州话是怎么讲的”。比如,化州话“食话”意思就是“吃饭”,而长岐、同庆一带把“吃”发成“黑”的音,说“黑饭”;农民使用的“锄头”,化州话叫“帮口”;上山“打柴”,化州话叫“执柴”;还有,女人给孩子“喂奶”,叫“吃娘”(“娘”字读音是普通话的第四声);酒店旁边这条江是罗江,化州话叫“罗庚”。

我说,由于人口流动和外出打工人口往来的原因,现在的化州话其实已开始“变味”了,有些夹杂着广州话的语音。这时,刘新中教授

已带着弟子们鼓起了掌。

有个弟子打开电脑,刘新中教授对我说:“电脑上出现的字,请你用化州话读出来。”我一一照念了。刘新中教授非常高兴,他说:“我们到化州几天了,此前也面试了几个化州人,都不理想,口音也不正。杨平同志,经测试,您口齿伶俐,反应灵敏,知识面广,且应对自然,我们打算聘请您为我们采访的对象。”

一个上午就这样很快过去了。中午,他们用小车冒着风雨送我回了家。

## 三

下午两点半,小车准时来到我家门口。从此,我展开了为期四天的采访、录音工作。

我的工作主要是用化州话快速地读出电脑上的字或词。此时,研究生学员们像中小学生一样,端正地坐在电脑旁,看着刘新中教授指导我录音。

几天的念词、录音,先由字到词,又有单词、合成词和词组;然

后词性再分类,由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介词、助词、叹词、拟声词等;之后便是词组、短句。我十分配合,总能在两三秒内就清晰地说出化州话发音,这让刘新中教授和学生们都非常满意,一个劲夸我是个“很胜任的采访对象”。

汇嘉酒店没有饭堂,刘新中教授他们都是从市场上打包盒饭回来吃,生活很节俭。他们也不请我吃饭,只说给我发补贴,每天上下班,都是用小车接送我。

我用了4天时间,给他们录制了12000多个字词和句子。他们又叫我用化州话讲了《北风跟着太阳》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两个小故事。采访任务结束时,他们给我发了误工补助,每天200元,共800元。我很感谢调研小组,他们也很感谢我的热心帮助,使调研工作圆满完成。

2018年,刘新中教授根据我提供的材料整理出版了《粤语化州上江话复合元音》一书。

我认为,方言有方言的味道,这是事实。有这些专家们的研究、传承,方言也不会荒废。

作者对党的忠诚本色,对党的赤诚情怀。”

收入本书的《“三个代表”与“三个规律”》一文,原为东凯同志2002年3月在大型党课上的讲稿,主要阐述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思考,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思考,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思考。

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,也是出版工作的重点工作。从当下的党建读物来看,多以党史经典、党建文献及理论专著为主,鲜见党务工作者的实践著述与探索记录。

《大朴无华》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缺。作者以实践者的勇气和真诚,重点写投身党建工作的经历与求索,系统记述改革开放期间,在省委组织部工作三十年的“那些事儿”。此书的出版委实丰富了党建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成果,也体现党建图书选题策划的独到眼光。对普通读者而言,阅读这本书的党务工作者专著,如同步入一片新境地,激发起强烈的求知欲。所以,十年间此书一印再印,广受欢迎。

2012年1月,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为《大朴无华》作序。序文对党建理论作出全面、深入的诠释,并对此书作者的党务工作业绩给予充分肯定:

## 《大朴无华》中的勇气与真诚

□陈俊年

罗东凯同志的新书《大朴无华——在省委组织部的三十年》,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。版权页记载:字数30万,2012年8月第1版,2023年7月第4次印刷。通读细读,甚受教益,多有启迪。

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,也是出版工作的重点工作。从当下的党建读物来看,多以党史经典、党建文献及理论专著为主,鲜见党务工作者的实践著述与探索记录。

《大朴无华》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缺。作者以实践者的勇气和真诚,重点写投身党建工作的经历与求索,系统记述改革开放期间,在省委组织部工作三十年的“那些事儿”。此书的出版委实丰富了党建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成果,也体现党建图书选题策划的独到眼光。对普通读者而言,阅读这本书的党务工作者专著,如同步入一片新境地,激发起强烈的求知欲。所以,十年间此书一印再印,广受欢迎。

2012年1月,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为《大朴无华》作序。序文对党建理论作出全面、深入的诠释,并对此书作者的党务工作业绩给予充分肯定:

“罗东凯同志作为中央组织部表彰的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’,他已在广东省委组织部工作30年,其中担任副部长16年,兼任广东省直机关工委委员10年。30年来,东凯同志任劳任怨,积极认真,拼搏不息,激情不减,创新不停步。这一切,见证于书中收录的文字,见证于其改革创新的不懈求索,见证于其个性化的语言。”

2018年4月,张全景同志还为此书增写《跋: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添砖加瓦》一文,直言:“闻悉东凯同志的《大朴无华》将第三次出版发行,甚为欣喜。”并开宗明义强调:“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需要新的实践。”针对东凯同志围绕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工作提出的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”的重要指示,及时以书面形式向省委提出的具体意见建议,他由衷地感叹:“如果说在省委组织部30年的工作是职务要求,那退休后仍然孜孜不倦、身体力行参与、推动党的建设工作,无疑充分体现了东凯同志作为一名老党务工作者的求真务实。”

还记得,在总结记录广东省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实践和探索中,东凯同志主编过一本书,他定的书名是《历史长河一滴水》。我读《大朴无华》,更觉得他恰似长河里的一滴水:清洁,灵动,和千万滴水融汇成磅礴的力量,引领潮流,一路奔前,唯见真诚——率真的真,赤诚的诚!

## 赴街为乐

□何万明

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,粤北山区农村。那时的日子贫苦,“赴街”(客家方言,即“赶集”)便是乡亲们最好的娱乐活动。

在摩肩接踵的集市中挤来挤去,感受着那份热闹,有时再看一场安徽人或河南人要的杂技,便可以暂时忘记生活的烦恼。每逢“街日”(“圩日”),客家方言又叫“闲日头”),平时热闹的村子就会变得安静,大人都“赴街”去了,村里除了一些小孩子,就剩下那些看家狗了。记得小时候我们镇是逢5和10日为“街日”,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,改为逢1、4、7日为“街日”。乡亲们每次“赴街”,都会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。小伙子和小姑娘甚至把“赴街”当作是相亲的好

时机,有的大姑娘还会把平时舍不得穿的、压箱底的新衣服翻出来穿。有的老光棍不仅逢“街日”必“赴”,不是“街日”也要“赴”,只为打发无聊的时间。大家便戏称这种人有“街品”(即“街癖”的谐音),或叫他们“街道”。

我们大队是当时全镇人口最多的,鼎盛时期有三四千人,而我们村子距离镇上有五六公里的山路,黄泥路掺着少量沙石,可以说晴天是“扬(洋)灰”路,雨天是“泥水”路。山路崎岖,却挡不住乡亲们“赴街”的热情。每逢“街日”,乡亲们都会挑着青菜、萝卜或红薯、芋头之类的农副土产品去卖,从早上到中午,“赴街”的乡亲们三三两两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,队伍绵延不

绝,蔚为壮观。如果是雨雾天气,站在村头,还能看着“赴街”队伍渐渐隐没在山路尽头的雨雾中,仿佛遁入仙境一般。

下午三点多钟过后,“赴街”的大人就陆续开始回家。我们一帮五六岁的小孩子便不约而同来到村头马路上,一边打打闹闹,一边眺望着山路,期望早点看到父母出现在视野里。因为大人“赴街”回来,通常都会买一些糖果、饼干慰劳一下孩子们。某个小伙伴眼尖看到了父母,便飞也似的跑过去,心急地把手伸进父母的口袋,拿到饼干、糖果后就高高地举起手来,到小伙伴面前耀武扬威一番,再亲热地挽着父母的手臂,连蹦带跳地回家去。小伙伴们都会以非常羡慕的眼光目送着他们。

一眨眼四十多年过去,童年时在村头守候父亲归来时的温馨画面,仍犹在眼前。



《乡音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,以散文随笔为主,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:hdjs@ycwb.com,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,并请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



听乡音《朝伯凉茶》  
羊城派二维码

# 始终坚持以制造业立省 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

